

重识舆论:李普曼与诺依曼的舆论观研究

王运歌

(重庆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 舆论已成为不必言说都能意会的概念,在通常读到的教科书和舆论学书籍中,舆论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关于舆论的特点的表述大体相似。李普曼和诺依曼对舆论的认识却深刻而独到,对其舆论观进行对比和阐释,可以启示我们多角度、深层次地认识和理解舆论,审视舆论观的嬗变,并以冷静客观的立场和超然的态度看待舆论领域中的问题。

关键词 舆论 李普曼 诺依曼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3-0059-03

舆论问题(即公众意见和言论问题)伴随着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而成为显学。对舆论的认识和理解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近代舆论观以卢梭和约翰·密尔为代表,这种舆论观以理性自然主义为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提倡舆论的自由表达,注重舆论的社会立法、道德维系功能。进入20世纪以来,以沃尔特·李普曼为代表的现代舆论观则发生了转向,这种舆论观以经验权能主义为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注重舆论的大众媒介传播和社会日常控制功能。到了七八十年代,德国著名女社会学家诺依曼则是在李普曼等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把现代舆论观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我国著名思想家荀子说过:“言说之术,譬喻以明之,分别以辩之,如是,则常无不受。”因此,要重新认识舆论,有必要对李普曼和诺依曼的舆论观进行阐释和对比。

一、李普曼 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1]

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政治专栏作家,他在政治上的见解独到深刻,显示出一种超然智慧。他曾为伍德罗·威尔逊以来的各届美国总统担任过顾问。1943年,他写的《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的屏障》成为美国九任总统的“御用”参考书,他主持的独家专栏《今日与明日》更是为千万人所每期必读^[2]。

在李普曼早期记者生涯期间,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存在着一种叫做“公众舆论”的力量乃是理所当然的,不必深究,而他作为经验丰富的记者,凭借其敏锐

的观察力,却对舆论产生的根源,发展过程加以深究,1922年他出版了《舆论》,又译《公众舆论》、《舆论学》一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他天才地谈到许多深刻的传播问题,如议程设置、虚拟环境、刻板成见等,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影响力经久不衰。

李普曼在第一章中就指出:“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想象的反应。”^[3]这里“行动情景”即“真实环境”;“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就是楔入在人和真实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是世界在人们内心形成的图像,而“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想象的反应”就是所谓的“意见”,被人们欢欣鼓舞地称作舆论——众口一词或异口同声。

李普曼还指出“舆论面对的是一些迂回曲折、看不见摸不着而又令人困惑的事实,而且根本不可能一目了然。”^[4]他层层剥笋地指出妨碍人们接近事实真相的主要因素:“他们就是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交往受到的限制,每天能够用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比较匮乏,由于不得不压缩成简短的消息而对事件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最后,面对那些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时所产生的忧虑”^[5];然后再来分析这些残缺不全的外来消息又是如何受到日积月累的印象、偏

见和成见的影响的,它们如汗牛充栋,体现着并转而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本身^{[4]24}。比如传媒制造的“虚拟世界”,是由记者制造的二手世界,但是,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往往把它作为客观环境来看待。人的认识与事实真相之间存在距离,真相对于现实中生存的人而言如镜花水月。

最后,李普曼认为由于现代社会人们的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无力触及如此广袤而复杂的真实世界,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他们不得不借助间接经验来认识和判断。“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4]25}”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4]23}。“在我们所意识到的信息尚未经过我们思考之前就把某种性质强加给这些信息^{[4]30},而‘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4]36}。”在任何有助于思想的文明中,一个人既怀有偏见,同时又能抱有中立见解,是不可思议的^{[4]37}。人们这种对特定的事物持有的固定化、简单的观念和印象,通常伴随着对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即“刻板成见”。刻板成见不仅被用于描绘,还被用于判断。小到个人,大到社会,都有其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

由此看出,李普曼叩问传统舆论观,对舆论的可能性和理想化功能进行了质疑。把舆论从自然理性主义拽回到经验权能主义中。在李普曼那里,没有真正剔除成见的理性的公众存在,他们也无法依据真相公正地表达意见。由此,舆论仿佛是“悬在虚空中的大地”,让人一脚踩在虚无之上,认识到舆论的不可能。但是人们总是对公共舆论怀有强烈渴望,并努力追求它,就像追求“客观”、“公正”、“真理”一样孜孜不倦。

二、诺依曼 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是德国著名的女社会学家,她研究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舆论就至少已经有60个定义,要求放弃对舆论下定义的呼声也日益增强。1983年,她以德文出版了《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一书,这是对她以前研究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系统概括。她在该书中提出了独特的舆论观,对于重新认识舆论的本质、形成具有巨大启发意义。

首先,诺依曼给舆论下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大众观念是一种无须惧怕制裁的可以在公开场合说出的涉及价值观的言论,它也是其他社会行为的基础。

础。^[5]在矛盾和变化的领域,公众舆论是一个人能够表示而不至于有被孤立的危险的态度。^[6]在时事性问题上,是“围绕争论性问题,在没有孤立危险的前提下可以公开表明意见,在社会传统、道德、行为规范问题上,是“为使自己不陷于孤立而必须公开表明意见^[7]。”

其次,诺依曼认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的“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气候”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8]。社会中的个人会对“社会孤立”感到恐惧,每个头脑清醒具有“准感官统计”的个人都会感到自己被各种舆论包围着,他们在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观察舆论环境,对无数外界的信息符号和其他人脑海中的知识、观念、现有意见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意见进行感知,什么样的意见和行为正在得以强化或弱化,什么样的行为和观点会被他们所处的环境认同或不被认同。瞬间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之后,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意见气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周围的环境,一个是大众传媒制造的环境。在超出个人直接感官范围的问题上,大众传媒的影响更为强大。

最后,诺依曼指出舆论未必是事实上的“多数”意见,但至少是表面上的或人们感觉中的“多数”或“优势”的意见,它通过人们的从众心理来制约个人行为,因而起着社会控制作用。与其说舆论是“公共意见”或“公众意见”,不如说是“公开的意见”。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8]。一种意见一旦具备了这种性质就会产生一种强制力——公开与之唱反调就会陷入孤立状态,就有遭受社会制裁的危险。业已存在的舆论是作为一种匿名的、无所不在的压力存在的,对于形成新的舆论是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由此,舆论在双重意义上是“我们社会的皮肤”:它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同时,它的任务是促进社会一体化,保障基本行为和观念达到足够的一致水平。^[9]维持社会整合,就像作为“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7]。

在诺依曼看来,舆论不仅存在于公共领域,它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而非民主保障机制。如她所言,舆论像是社会的皮肤,保证不让强烈反对的意见和观念出离身体。诺依曼更深层次地指出舆论的社会整合功能,同时也指出舆论制造压力压制反对意见造成不平衡传播生态这一负面功能。

三、两种舆论观的差异、共识

对于舆论这一抽象概念,李普曼和诺依曼分别从

自己的视角给了一个生动贴切的比喻,并分别建构了一套关于舆论的理论体系。他们关于舆论的研究角度是不一样的,可谓殊途。李普曼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指出舆论在形成过程中由于议程设置、刻板成见、虚拟环境等因素,舆论是人们意识偏离客观事实的系列反应,他的命题带有很大的哲学思辨意味。诺依曼则是从社会心理学切入,她理论体系的基本命题就是“个人对于社会独立的恐惧”这一前提,是一个心理学领域的命题,她大量引用了马基雅维利、维柯等著名心理学家的观点来证明这一论题。可以说,表面上看,李普曼和诺依曼的理论是不搭界的,他们的理论体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但深入分析和比较研究不难发现,这两种理论体系对于舆论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最大的共同点是两种舆论观都突破了传统舆论观的窠臼,对传统政治学和舆论学的“舆论是一种‘社会合意’,它的产生是一个‘问题出现→社会讨论→合意达成’的理性过程”^[8]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对传统的把舆论看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这一观点进行了解构。李普曼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理想化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了现实的、不尽如人意的地位中来。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将舆论理想化的情况持一种非议态度。诺依曼则揭示了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不合理传播生态的帮凶,即优势少数派控制和利用媒介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媒介环境,将其意见以媒介意见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使其上升为公众意见,形成优势意见来压制不同意见。

首先,对于传统意义上舆论的主体——公众,他们都认为公众并非是由“理性的个人”组成的能明辨是非的群体。李普曼认为个人和社会公众带有刻板成见,诺依曼则认为公众会因环境压力要么大声疾呼,要么畏惧社会惩罚而在优势意见面前转向沉默或附和。其次,对于舆论的客体——事实、事件或公共事务,他们都认为公共事物具有模糊性和被歪曲的一面。李普曼指出事实、事件或公共事务由于受规章制度阻碍和社会交往限制等因素而具有模糊性,公众无法知道事实真相,诺依曼则指出公共事物会被意见环境所蒙蔽和左右,公众无法对公共事物表达真实的意见。最后,对于舆论的本体——意见,他们都认为舆论并非理性讨论所产生。李普曼认为公众由于受刻板成见、虚拟环境的影响,表明的意见和作出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半真半假、带有偏见的,是伪环境下产生的伪舆论,这个伪舆论又参与制造新的伪舆论。诺依曼则认为:舆论未必是社会上意见分布状况的如实反映,是传媒提示和强调的少数人的意见“公开的意见”而非“公众的意见”,一般社

会成员由于处于“多元无知”的状态,很容易把“公开意见”当作多数意见接受,造成虚假舆论产生,而这个虚假舆论又对新的舆论的形成产生压力。

四、结 语

事实上,舆论本身是一个不断演绎、流变不居的概念。李普曼和诺依曼的舆论观对后来研究者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李普曼的舆论观难能可贵之处是它摒弃了人们的传统偏见,以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的立场和姿态,对人们见怪不怪的舆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突破传统舆论的窠臼,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提出了诸多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新命题,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诺依曼的舆论观则是在李普曼等众多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生活现象(如选民雪崩现象、时尚、流行等)出发,通过系列实证研究,另辟蹊径,把心理学引入传播学领域,从社会心理学这一新的视角研究舆论,提出舆论像是社会的皮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发挥着作用,对舆论认识之深刻达到了极致。

李普曼和诺依曼的舆论观都是独到而深刻的,他们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和人们想当然的认识,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和把握舆论。在日益健全的社会制度下,公众应抛弃对于舆论的迷信、成见和传统观念,对舆论的不可能性和负面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以一种冷静客观的立场和超然的态度看待舆论领域中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黄旦.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李普曼《公众舆论》阅读札记[J].新闻记者,2005(11):273.
- [2] 柏桦,任傲霜,晏红,邱晓林.非常档案——一部人类的另类历史[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1:230.
- [3] 李普曼.舆论学[M].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0.
- [4] 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5] 奥格尔斯.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M].关世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65.
- [6] 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96.
- [7] ELISABETH N N. The spiral of silence[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4(9):58-64.
- [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9-222.
- [9] ELISABETH N N.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220.